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 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

雒有仓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安徽 淮北市 235000)

关键词: 青铜器 族徽文字 特点

摘要: 与商周青铜器一般铭文相比, 族徽文字具有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美化装饰色彩明显、书法色彩浓厚、词位和句法不固定、章法布局不合文字排列常规等特点。深入了解这些特点, 对于族徽文字的正确隶定、考释及其性质认识, 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KEY WORDS: Bronze vessels Clan emblems Characteristic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common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in the Shang-Zhou peri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n emblems can be defined by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ir hieroglyphic sign, purposely decorative nature, distinctively calligraphic style, unfixed word order and syntax, and abnormal layout.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of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and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clan emblems.

族徽文字又称为族氏铭文, 它是商周青铜器上用以表示族氏名号的文字。这类文字构形独特, 考释不易, 分期断代困难, 至今仍是金文研究中的难题。本文拟对其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进行探讨, 希望对认识和解读这类文字有所帮助。

一、前人有关研究综述

关于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特点, 早在宋代人们已经有所认识。宋人最早用图解方式将部分铜器族徽解释为“某某形”, 清代学者因之, 进而归为“象形字”, 说明古代学者对族徽象形性较强的特点已有认识。近代以来, 学者们明确将族徽文字称为“文字画”、“图画文字”、“图形文字”、“绘画文字”等等, 认为这是早期汉字的古体遗留, 从而与清儒所说的“象形字”有别而突出了其原始古老的特点。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开展, 许多陶器刻绘符号被相继发现, 学者们注意到商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与之类似的文字符号, 郭沫若最早将其称为“刻划系统

的族徽”^[1], 裘锡圭称之为“记号式族名金文”^[2], 认为它们类似于“花押”, 表明人们对族徽文字标识性较强的特点也有认识。

当代学者对于族徽文字形体认识的突破, 始于“美术字”概念的提出。1952年, 董作宾在一篇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文章中提出, 甲骨文是商人的“今文”, 族徽铭文是商人的“古文”或“美术体”字, 认为它是甲骨文之前创立的一种原始图形书写方式, 其在商代作为“美术体”铸刻于青铜器是商人爱美所致^[3]。李学勤认为, 族徽每每写得很象形, 这只是为了把族氏突出出来而写的一种“美术字”, 并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也不能作为文字画来理解^[4]。这种情况表明, 人们对族徽文字形体结构上的美术化写法已经有了较为



图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商周家族墓地考古与青铜器复合族徽研究”项目, 批准号: 12YJA780001。

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但对其美化形式尚未论及。1980年林沅撰文指出,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一是构成族徽的诸部分符号,虽可考订为文字符号,但往往不按文字的排列方式而以特殊方式结合;二是族徽和其它铭文的结合,也有时违反文字排列的常规^[5]。这一认识已触及族徽写法与用法的表现形式,见解较为深入。张亚初、刘雨注意到族徽经常采用一字重复对称的写法,认为追求对称装饰是这类铭文的重要特点之一^[6];王蕴智指出族徽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7];刘钊从文字构形角度,将族徽文字特点归结为五点^[8]:①将文字图案化;②装饰意味浓重;③借笔装饰;④几何变形;⑤外加边框。以上见解均较为具体深入,富有启发意义。张懋镕认为族徽文字结构特点有简化、位置变异、勾勒与填实、装饰图案四种,具体可细化为13个方面^[9]。其说例证翔实,兼及族徽文字考释方法,值得重视。何景成综合前人诸说,将族徽文字特点归纳为六种^[10]:A. 象形性较一般文字强;B. 对称装饰;C. 简化;D. 位置变异;E. 勾勒与填实;F. 装饰图案。这六点既有可以合并者,如B、F可归并为美化装饰;也有未能与一般古文字特点相区别者,如C亦见于其它古文字;还有以部分概括全体者,如A并不适合抽象类族徽文字;故其说仍有可商。

综观上述前人研究成果,可知目前关于族徽文字特点的讨论,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族徽文字特点,所论大多从某一方面或就部分族徽文字而言;二是未能很好区分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古文字的特点,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这一问题仍有较大的商讨余地。

二、关于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特点的重新认识

我们认为,全面认识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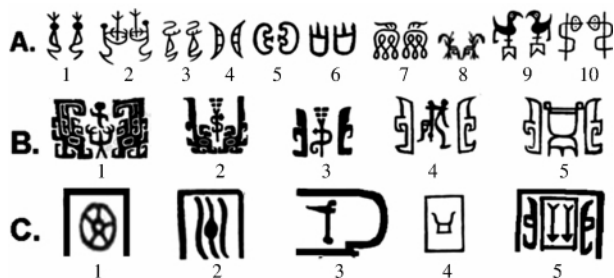
(1) 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从总体上看,商



图二

周青铜器族徽文字除部分与一般铭文相同外,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象形较强,如图一A. 戈、刀、觚、车、𠂔、龙等字;其中有些类似于图画,如图一B. 鸟、犬、鱼、虎、羊、豕、象等字;有些是摹绘实物最富有特征的部分,如图一C以牛头、羊头表示的牛、羊二字。这些族徽文字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其字形写法比同一时期相同文字的常规写法以及不同文字的其它形体结构,具有更强的象形性。族徽文字的另一类是一些笔画简便、结构简单的铭文,如图二A. 1-16诸字;有些形体构造稍复杂一些,类似于几何图案,如图二B. 1-14诸字。这类族徽与史前陶器刻画符号类似,应属由标识符号转化而来的族徽。裘锡圭认为它们如同后代的“花押”^[11],较为形象地道出了其标识性较强的特点。从以上两类族徽全面衡量,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应是族徽不同于一般铭文的基本特点。

(2) 美化装饰色彩明显。族徽文字经常使用“美化装饰”手法,这种情况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单一族徽常见写成两个相同的字符,并且以相互对称形式出现,如图三A. 1-10诸字;有时将夔纹或刀纹附加在族徽两旁,如图三B. 1-5诸字;有时附加半框或框形等装饰,如图三C. 1-4所列的⊕、州、戈、皿;也有同时附加半框和刀纹装饰者,如图三C. 5所列的觚字。此外,还有将亞字重复嵌套的写法,如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亞鼎(《集成》1144,以下只标编号)之“亞”作𠂔。这些较为独特的书写形式,都是为了美化装饰的需要。其二,复合族徽常见将一个字符重复书写分置两旁,而将其它字符作为对称中心,如图四A. 1-12诸字;有些置于亞字内外,如图四B. 1、2;有些置于弓字内外,如图四B. 3-4;有些改变族徽的构成部件,如图四B. 5-6、7-8;有些在族徽外附加半框形、夔纹装饰,如图四C. 1-2、3;有些在族徽中间附加火纹,如图四C. 4;有些将族徽置于变形夔纹、三角纹、刀纹、鳞纹中间,如图四C. 5-6;还有将族徽置于蛇纹之中龟背上的写法,如图四C. 7。这些不同写法,尤以后三种美化装饰特点最突出,族徽“耒”、“𠂔”、“丁”与纹饰完全融为一体,极富图案化,体现了当时人们在族徽文字美化装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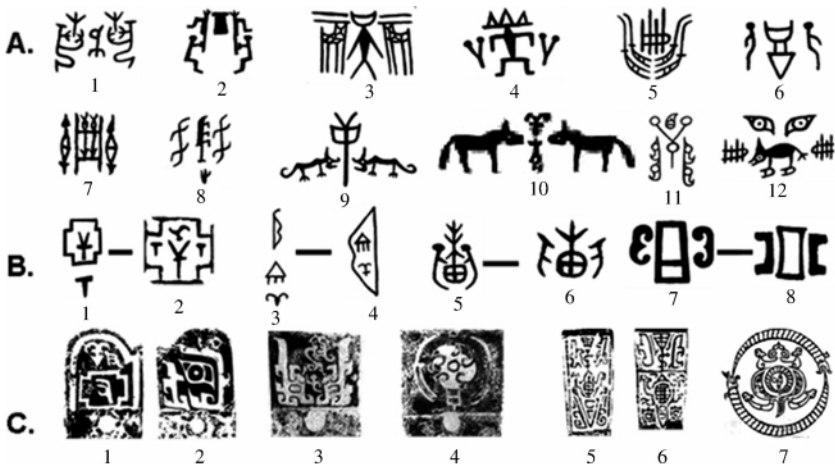


图三

的良苦用心。总括以上两方面来看,美化装饰色彩明显应是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重要特点。

























(3) 书法色彩浓厚。族徽文字的书法色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字形写法上,常见变换族徽构成部件的位置与形态。例如,族徽“举”通常由几、子、大人三部分构成,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即为𠂔形。但举作父丁觚(7235)铭𠂔,子、几皆在大人之下;举父丁觚(小校5.57.2)铭𠂔,子、几皆在大人之右;举觶盖(6023)铭𠂔,子在大人之左、几之下;举觶(6022)铭𠂔,子在大人之右、几之上;者夫甗(916)铭𠂔,子在几中,为大人举几形,与常见的大人举子形不同。又如“夔”是该族徽的常见形体,但觶(6447)铭𠂔、父辛觶(6307)铭𠂔、父乙盃(9345)盖铭𠂔、器铭𠂔、父甲卣(4904)铭𠂔,写法均与常见形体不同。其次,在形体结构上,常有增减偏旁或笔画、增减同形字符、改变族徽构成部件以及勾廓填实、变换字形方向等情况。例如,族徽“举”常作𠂔形,举父辛觚(7140)铭𠂔,多一子形,即增加了一个偏旁;而举父癸簋(8674)铭𠂔,减少了几的右半部;举矛(11413)铭𠂔,减少了几的左半部;举父庚觚(小校5.58.4)铭𠂔,省几,即减少了一个偏旁。这是增减偏旁的例子。族徽“先”常见有𠂔、𠂔二形,父乙辰簋(3423)盖铭𠂔、器铭𠂔,人形的面部均增加了一点;族徽“重”常作𠂔或𠂔形,重父丙觶(6249)铭𠂔,東上增加了一画;虎重父辛鼎(1885)铭𠂔,東上减少了二画。这是增减笔画的

例子。族徽“觥”常见形体为𠂔或𠂔,觥贝父辛卣(5088)铭𠂔,器中盛矢由二支增加为三支;觥贝卣(4882)铭𠂔,器中盛矢由二支减少为一支。这是增减同形字符的例子。此外,觥盘(10012)铭𠂔、觥父乙簋(3157、6386)铭𠂔,盛矢之器均变为刀形。这是改变族徽构成部件的例子。勾廓填实之例,如𠂔与𠂔(6307、4904)、𠂔与𠂔(7655、1160)、𠂔与𠂔(1053、1657)等。变换字形方向者,如𠂔与𠂔(9404、9355)、𠂔与𠂔(6701、6703)、𠂔与𠂔(11872)、𠂔与𠂔(3211、10688),可分为左右互动、上下互动、内外互动等不同情况。上述这些写法,有时交互出现,如𠂔作𠂔《续殷》下45.3),足下、人体形态、東上笔画各不相同;𠂔作𠂔、𠂔(7656、《近出》399),省减了两点,且丙形器构形不同;𠂔作𠂔(446、881),其字形方向、人形写法、所提器物的笔画各不相同。这些情况,对于出现频率不高的族徽来说,往往容易与古文字形体结构不稳定相混。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出现频率较高的族徽略加分析,不难看出它是书法色彩浓厚的表现。例如“戈”见于一般铭文如小臣宅簋、康簋、簋分别写作𠂔、𠂔、𠂔,其与甲骨文常见字形𠂔、𠂔、𠂔近同^[12],可知这是戈字在商周时期的通行写法。但“戈”作为族徽常作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形^[13],明显与常规写法不同,其共同点在于有鑄,且鑄部构形包括纓饰有无、戈头方向也有变化。我们知道,鑄是安装在戈秘下端的附件,殷墟考古发掘表明,“在殷墟出土有大量的戈,而鑄的数量却很少,可见多数戈是不安鑄的”^[14]。由







图四

此可知,族徽“戈”流行有鑄部的写法,不是当时戈秘装鑄的写实反映,而是其在形体结构上的一种书法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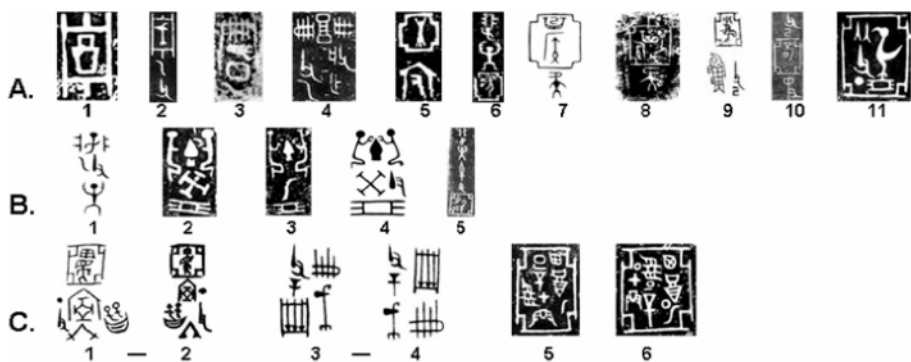
必须指出,族徽在字形字体上的上述种种变化,容易与古文字书无定体、左右无别、上下无别等一般特点及其形体繁化与简化、分化与讹化等演化规律相混。但是,这样理解,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古文字的一般特点及其演化规律,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族徽文字的许多写法却与此不同,有些明显不是文字形体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是同一时期同一人书写同一字的不同写法。关于这一点,诸多盖、器同铭族徽可以为证。例如,冉盃(9320)盖铭、器铭,戈卣(4702)盖铭、器铭,戈宁父丁盃(9376)盖铭、器铭,先觶(6029)盖铭、器铭,父辛觶(6410)盖铭、器铭,祖己父辛卣(5146)盖铭、器铭,爵父癸盃(9362)盖铭、器铭,丙父乙盃(9345)盖铭、器铭,作彝卣(5025)盖铭、器铭,妇庚卣(5099)盖铭、器铭,日卣(4859)盖铭、器铭,毋得方罍(9775)盖铭、器铭,这些都可以确定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但同一字的形体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说明它是一种刻意改变字形字体的书法行为。在肖生象形类族徽中,这种特点更是表露无遗。例如,象祖辛卣(近出566)盖铭,象鼻、象尾下垂;器铭,象鼻、象尾翘起。牛鼎(1104)盖铭,牛脸瘦峭;器铭,牛脸宽阔,且牛角、牛鼻的构形不同。豕癸卣(4841)盖铭,器铭,豕之形体虽大同而小异,但豕腹部的符号明显不同。虎簠(2974)盖铭,虎口张开,为虎缓步行走貌;器铭,虎口合拢,是虎屏气奔跑状。另一虎簠(2974)盖铭,为虎屏气奔跑状;器铭,则是虎缓步行走之貌。显然,这是有意改变字形书体以免雷同的写法。在有些可以确定为同人、同族所铸之器上,族徽形体差异也有类似例证^[9]。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书法行为,不能与古文字一般特点混同,应视为族徽文字书法色彩浓厚的表现。

(4) 词位和句法不固定。从用法上看,族徽有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殊之处。首先,族徽除单

独出现外,常与父祖日名结合出现,但词位往往不固定。例如,商代晚期有一铜爵铭文为“冉,父癸。”(8725)另一铜爵铭文为“父癸,冉。”(8724)这种颠倒族徽和祭祀对象的用法,有时在省略亲称后,使族徽与日名变得难以区分,如商代晚期有一铜爵铭“冉癸。”(8062),另一铜爵铭“癸冉。”(8061)其次,当族徽由二字或三字组成时,构成族徽的各个字符之间的位置不固定。例如,爵铭“戊木”(8209)、觚铭“木戊”(6012)、壶铭“北單戈”(9508)、爵铭“戈北單”(8806)、卣铭“荔冊竹”(5006)、觶铭“冊荔竹”(6444)等。再次,当族徽与其他铭文构成一个完整句子时,族徽在句子中的位置也不固定,如集尊“集作父丁尊彝。”(5876)韋鼎“韋作父丁彝。”(2120)小子省卣盖铭“甲寅,子商(赏)小子省貝五朋,省揚君商(赏),用作父己宝彝。”(5394)这些例证中的族徽“”分别位于句首、句尾、句中,其用法与古汉语句子成份往往具有固定位置的一般情况明显不同,说明族徽有独立于句法之外的特殊用法。总之,从上述三方面来看,词位和句法不固定,是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较为突出的特点之一。

(5) 章法布局不合文字排列常规。族徽文字相互联缀或与其他铭文结合,时常违背文字排列的常规。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与“亞”、“冊”联缀的族徽,常见置于“亞”中而将“冊”重复书写并左右分列。这一点已为研习铜器铭文者所熟知,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与“宁”、“冊”、“弓”联缀的族徽,也有类似用法。例如,西宁鼎(1366)、宁戈父乙觚(839)族徽“酉”、“戈”均在“宁”内(图五A.1、2),冊韋爵(新收1723)族徽“韋”在“冊”内(图五A.3),般方鼎(2114)族徽“宮”在“冊冊”之间(图五A.4)。这类例证还有父己鼎(1876)族徽“羊”在“弓”中,而“宮”位于“弓”外。复合族徽,与亞字联缀者常见一个族徽单独在“亞”外,其它族徽及铭文置于“亞”内。例如,亞木守觚、举亞次觚、嬰方鼎、亞翼侯癸簠(7181、7180、2702、3513)族徽“守”、“举”、“癸”均在“亞”外,而“木”、“次”、“翼侯”、“翼侯父戊”则在“亞”内(图五A.5、6、7、8)。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如亞雀父己卣(5162)族徽“雀”、史父己鼎(2014)族徽



图五

“裔”均单独位于“亞”内,而“鱼父己”、“史父己”则在“亞”外(图五 A. 9、10)。还有将全部铭文框在一极大的“亞”字内部的情况,如亞鳥宁盃、亞覃尊(9403、5911、5949)铭文之外,都框有一巨大的“亞”字(图五 A. 11、图五 C. 5、6)。

第二,单一族徽与其他铭文结合出现时,有时将构成这一族徽的部件拆分,而将其他铭文置于其中;复合族徽与其它铭文结合出现时,有时将组成复合族徽的诸字拆分,而将其它铭文置于其中。前者如举父乙角(8380)族徽“𠄎”中有“父乙”二字(图五 B. 1),学者或称之为“合文”^[15];后者如鄉宁癸鼎、鄉宁乙鼎、鄉宁父癸簋(449、1699、3337)族徽“鄉宁”之间分别有“癸”、“乙”、“父癸”等字(图五 B. 2、3、4),而举祖辛卣(5201)族徽“𠄎”与“亞”之间有“祖辛禹”三字(图五 B. 5)。

第三,三字以上的复合族徽与其他铭文结合时,往往不合文字排列常规。例如,亞夔父丁卣(5271)铭有七字,在族徽“亞夔”之后,盖铭“孤竹父丁”顺时针环列于“室”周围,器铭“孤竹父丁”逆时针环列于“室”周围(图五 C. 1-2),二者文字排列均不合上下成列、左右成行的常规。这种情况有时表现为形式上符合文字书写习惯,实际上族徽字符随意搁置。如簠册戊卣(5169)铭有五字,按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常规读法,盖铭为“册戊父辛簠”,器铭为“簠册父辛戊”(图五 C. 3-4),无论采用哪种读法,都说明另一种读法不合文字排列常规。这种随意搁置族徽字符的做法,在铭文字数较多的情况下,往往使全篇铭文变得难以通读。例如,1972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孝民屯商墓(M93)出土的两件铜尊(5911、5949),按形制纹饰都可以确定为同族之

器,但铭文排列顺序不同,一件为“亞覃乙日辛甲共受”(图五 C. 5),另一件为“亞覃日乙受日辛日甲共”(图五 C. 6),全篇铭文除“亞覃”二字顺序较清楚外,其余文字排列顺序均不相同。以上情况说明,族徽自身联缀及与其他铭文结

合,其章法布局常常不合文字排列的常规。

三、结语

商周族徽文字特点是与青铜器族氏铭文解读及其性质认识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族徽文字之所以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难题,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其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缺乏明确认识,或者重视不够。从本文讨论的几个特点来看,有如下几点对于我们正确隶定、考释族徽文字及认识其性质不无裨益。

首先,深入认识族徽文字的美化装饰及其书法色彩浓厚的特点,有助于正确隶定、考释族徽文字。族徽文字的美化装饰虽然早已提出,但在考释时往往重视不够。族徽文字的书法形式,至今缺乏深入研究。因此,一些富有装饰性的族徽文字,往往被看作是非文字符号;也有将一些装饰性纹饰视为文字进行考释的情况,如将本文图三 B 所列夔纹、刀纹释为“比”、“非”^[16]等,或将同一字如“弔”的不同写法𠄎、𠄎、𠄎、𠄎,释为不同的字。由此看来,深入认识族徽文字美化装饰及其书法形式,对于正确隶定、考释族徽文字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如果我们知道族徽文字有重复对称的写法,就应将本文图三 A 所列分别隶定为先、𠄎、无、目、耳、趾、𠄎、秉、𠄎、弔;如果知道族徽文字常附加有夔纹或刀纹装饰,就知道图三 B 所列其实为𠄎、𠄎、𠄎、伐、𠄎字,而𠄎、𠄎、𠄎(10738、10740、11735)其实都是“田”字;如果知道附加半框和刀形也是装饰性符号,就知道图三 C. 5 其实为簠字;如果知道同一族徽常采用增减笔画、变换方向、改变部件构形等书法形

式,就知道𠂔与𠂔、𠂔与𠂔(9874)、𠂔与𠂔(5025)、𠂔与𠂔(4789)其实都是同一字。

其次,深入了解族徽文字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及其词位与句法不固定的特点,有助于正确地认识族徽文字本质。族徽文字作为族氏名号主要见于商人及殷遗民铜器,目的在于标明铜器的所有权。由于族徽经常单独出现,有些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常被视为图画、图形而不是文字。这就否定了族徽的文字属性。其实,族徽文字除象形性和标识性较强者外,也有与一般铭文相同的文字,如田、木、禾、舟等。这就是容庚所说“图形文字亦有易识者”^[17]。因此,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象形性较强并不能构成族徽文字的特点,以象形性较强的部分族徽概括所有族徽都是图画、图形而不是文字的作法,其实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族徽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殊之处,是族徽文字与其他铭文结合出现时,词位和句法不固定。这种情况,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族徽游离于铭文之外而与语言文字没有联系的证据,认为族徽不是文字^[18]。事实上,从词性来看,族徽只是约定俗成地用一个特定名词(族氏名)来表示铜器的所有权,无论其出现于何处,人们一望即知其含义,客观上不需要用动词、介词等组成一个完整的语句来表达这种意思。因此,这一点不能作为族徽与语言文字没有联系的证据。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异于后世书法家在作品上钐印图章,不能因其特殊性就否认其为文字的属性。由此可见,全面了解族徽文字的特点,有助于正确认识族徽的文字性质。

再次,深入了解族徽文字书法色彩浓厚的特点,有助于增进对古代书法及族徽文字独特构形和排列方式的认识。关于族徽文字的书法色彩,前人虽有所论,但尚未深入到自觉层次,书法界通常将甲骨文视为较早的书法作品,认为其特点是实用性较强,极少刻意追求美化,尚未进入书法自觉阶段,处于书法史上“不自觉”时代。事实上,从前文所列盖、器同铭的族徽文字来看,同一人所写的同一字,往往在字形书体、笔画结构

等方面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说明这一时期并不缺乏追求书法审美的自觉性。因此,中国书法“自觉”之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后期,而绝不会晚至通常所说的东汉后期或魏晋时代。这样看来,前述族徽相互联缀及其与一般铭文结合时常不合文字排列常规的种种特殊写法和用法,可以视为其在章法布局上的一种书法形式。如此,则族徽文字较为独特的构形及其不合常规的排列方式,将不会再显得神秘而难于索解了。

- [1]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 考古, 1972(3).
- [2] 裘锡圭.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J]. 中国语文, 1978(3).
- [3] 董作宾. 中国文字的起源[J]. 大陆杂志, 1952(10).
- [4] 李学勤. 古文字学初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9.
- [5] 林沄. 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C]//古文字研究(5).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6] 张亚初, 刘雨. 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C]//古文字研究(7).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王蕴智. 试论商代文字的造字方式[C]//字学论集.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4.
- [8] 刘钊. 古文字构形学[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74-78.
- [9] 张懋镠.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C]//古文字研究(25).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0] 何景成. 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41-45.
- [11]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24.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甲骨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488-489.
- [13] 容庚. 金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820-821.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371.
- [15] 同[13]: 1021.
- [16] 加藤常贤. 𠂔[J]. 中国文字, 1964(13).
- [17] 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上)[M]. 哈佛燕京学社, 1941: 72.
- [18] 姚孝遂. 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C]//古文字学论集初编.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1983.

(责任编辑 李自智 英文 林永昌)